

宋朝

那人

赵匡胤



好汉皇帝行伍出身
却谈笑间开启历史上最瑰丽的文化盛世

中华书局

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宋朝那个人——赵匡胤 / 华村著. ——西安: 陕西人民出版社, 2007.2

ISBN 978-7-224-07907-4

I. 宋... II. 华... III. 传记文学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19891 号

宋朝那个人——赵匡胤

作 者 华 村

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(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: 710003)

发货联系电话(传真): (010)88203378

印 刷 大厂书文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mm × 1092mm 16 开 18.75 印张 1 插页 300 千字

版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24-07907-4

定 价 24.00 元

宋朝那个人

赵匡胤

目 录



○「真龙天子」应运而生·····	1
○乱世——群魔乱舞·····	3
○家庭·婚姻·事业·····	18
○「西漂族」的一员·····	23
○积累「资本」·····	30
○你想当皇帝吗？·····	79
○现在还不是享乐的时候·····	91
○非同寻常的决策·····	115
○小试牛刀·····	123
○破阵子·马蹄声下羽衣曲·····	134
○唯一的一次失利·····	172
○抓捕最荒唐的皇帝·····	181
○南唐，一首艳诗，一场梦幻·····	192
○宽中有严的治国理念·····	208
○实干军人与多情诗人的错位角逐·····	241
○开明天子微缩版·····	260
○晚年的遗憾·····	277
○千古谜团谁能解？·····	285



“真龙天子”应运而生

后唐天成二年（927）二月二十六日，离皇宫不远的洛阳夹马营赵府，一个孩儿呱呱坠地，清脆的啼哭声惊醒了长夜的沉闷。

赵匡胤应运而生。

为什么说“应运而生”呢？

因为他生得合乎“天运”。这里的“天运”还不只是“天时”一种含义，而是兼天时、地利、人和于一体（所谓时势造英雄）。

按照当时迷信的说法，在战乱频仍的年代，人们盼望有人能力挽狂澜，重新建立一个统一和平的国家。这个时候，上天就派下一个救星，救百姓于水火。

赵匡胤显然就是“五代十国”久乱思治时期的“救星”。他是如此与众不同，因此，他出生时的情景，也被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。

堂堂《宋史》（最权威的官方史料）中赫然写着这样的文字：“赤光绕室，异香经宿不散，体有金色，三日不变。”按照这种说法，赵匡胤一生下来就注定是当皇帝的料。

民间的说法则更加生动传神。

话说在一个万籁俱寂的深夜，月光温柔地抚摸着饱经沧桑的大地，轻轻地，生怕触痛它的创伤。在鼾声与梦呓中，人们总算摆脱白日的噩梦，进入另一个美妙的世界……





“唉，什么时候才能如愿，我死了也心满意足了。”

在静寂的皇家宫殿，一声叹息，那么轻微，那么无可奈何，却又那么的沉重，仿佛这一声叹息，整个皇宫都为之沉重，整个中原都为之呜咽。这一声叹息，是乱世里多少泪水与鲜血的凝结！

后唐明宗李嗣源在香烟弥漫中静静地祈祷：“吾本蕃人，因乱为众人所推，愿上天早生圣人，与百姓为主。”

五代十国中，李嗣源是少有的贤明皇帝。在他即位后，改革弊政，废除苛法，诛杀贪宦，励精图治，所以政局小安。可惜的是，李嗣源却感到力不从心，自觉不堪重任。他已年过花甲，身体又多病，且目不识丁，无论自己如何努力，却分明感到沉重的压力怎么也摆脱不了。纵有天地良心，却无回天之力，无奈，只好在静夜中，借着神秘的烛光，抒发自己美好的愿望。

然而，人们传说，唐明宗的祈祷感动了上天，忽然有一天，宫殿内一股浓浓的异香迎面而来，恍恍惚惚中，李嗣源看到一条金龙从天而降，转瞬即去——这难道不是大吉大利的兆头？

接着，赵匡胤就诞生了。

眼见得洛阳城中一个赤色的光柱冲天而起，久久萦绕。又从那光柱发源的地方，传来一股股异香。人们从没闻过，有股说不出的清爽、高贵与庄严。这香气包裹着刚出生的孩儿，如众神呵护，佛光罩体……

上面的说法够“神”吧。

其实，翻开中国历史，这样的传说实在是平常。就拿晚赵匡胤三个朝代的清朝顺治皇帝来说。《清太宗实录》记载：“甲午，戌刻，世祖章皇帝生，上之第九子也。圣母太皇太后，时为永福宫庄妃，妊十一月诞生。是夕，红光照耀宫闱，经久不散，香气弥漫数日。”

也是既有“红光”又有“香气”，说法与赵匡胤出生时何等相似！

历代封建帝王经常刻意为自己的出生涂上神秘色彩，为其加强专制统治冠上一个无可非议、天经地义的借口，说自己是玉皇大帝的儿子（天子）。而老百姓也愿意为自己美好的心愿镀上浪漫的色彩，在赞美名君贤相给他们带来幸福时，不惜为其添万道光增万道彩。如此一来，赵匡胤出生时的异兆便频频出现于正史与野史、朝廷与民间。久而久之，赵匡胤被传得越来越神……

言归正传，在本书中，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赵匡胤。他究竟生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？他又是如何成就自己的伟业？



乱世——群魔乱舞

混乱局面的形成起源于唐朝

赵匡胤所出生的五代十国，是一个令人不堪回首的黑暗时代。

公元907年到公元960年，短短的五十三年的时间里，中原大地群雄竞起，你争我夺，中央政权的更替如走马灯，纷涌而来，转瞬即去。后梁、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，一个又一个短命的王朝在血泊中登场。子杀父，兵叛将，臣弑君，到处是厮杀，无处有宁日。其他地方割据也不甘落后，前蜀、后蜀、吴、南唐、吴越、闽、楚、南汉、南平（荆南）、北汉亦纷纷独立，攻战不已。

战争使国家衰败，民众苦难，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人烟，到处是废墟，到处是病痛的呻吟，到处是租妻卖子的哀求……“乱世之人不如盛世狗”，这是军阀蹂躏下的百姓凄惨的叹息！

这种混乱局面的形成实起源于唐朝。

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无比绚烂的朝代。在开国后几代皇帝的经营下，到唐玄宗统治时，迎来了最令人激奋的开元盛世。帝国的实力空前强大，帝国的皇帝以最自信的目光傲视天下，帝国的百姓则成为世界上最幸福最富裕的百姓。然而，自然界仿佛有一种制衡的力量，在最完满的局面里往往隐藏着危机，一不小心就足以成千古恨。于是，当自信转变为自负，繁荣扭曲为



奢侈，唐玄宗骄傲后，帝国大厦便开始糜烂。“渔阳鼙鼓动地来”，“九重城阙烟尘生”，从安禄山以“清君侧”的名义举兵造反开始，内部的战乱便愈演愈烈……

仿佛一夜之间，一个完美的巨人突然间遍体伤痕，大唐帝国不断出现致命的弊病。宦竖当权，搅得国无宁日；朝臣党争，搞得民不聊生……更要命的当是藩镇割据。起初尚是河朔三镇，而后山东、河南、安徽、浙江、四川……各地纷纷拥兵自重，不服朝廷管束。而唐朝的皇帝，肃宗、代宗无能为力，听之任之；德宗削藩不成，“服为姑息”；宪宗虽名为“中兴”，实则远未达到；此后，穆宗平庸，敬宗则是一败家子，不仅不能削藩，反而尽情挥霍祖宗遗产……日落九世纪，大唐的辉煌从此一去不复返。而其藩镇势力越来越强，则直接导致五代十国。

当然，摧毁腐朽王朝的最根本力量来源于人民大众。

在沉重的苛捐杂税下，人民苦不堪言，无以为生。

中国老百姓其实是最好说话的，其忍耐力之强也是世所少有。可是，当他们连最起码的生存下来的要求都无法满足时，那也只好反了。造反，可以说是背着脑袋跟强势的统治者干。造反者多了，强弱的对比就会逆转。当汹涌的黄河冲破顽固的堤坝时，便浩浩荡荡，蔚为壮观。

终日打猎游嬉、荒淫无度的唐僖宗为农民的起义提供了最好的导火线。公元874年，黄河中游天灾严重，而政府不仅无视民情，反而变本加厉，横征暴敛下的农民忍无可忍，山洪暴发，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席卷全国。

“冲天大将军”黄巢率领起义军转战南北，痛击唐军。他们指斥唐廷“宦竖柄朝、垢囊纪纲。指诸臣与中人赂遗交构状，铨贡失才”，“吏贪沓，赋重，赏罚不平”，矛头直指唐都长安，唐僖宗狼狈逃往成都，帝国大厦摇摇欲坠。

可惜的是，尽管农民政权在长安正式建立，国号“大齐”，改元“金统”，而种种因素尚未能使新建政权维持长久。不久以后，在唐军的反攻下起义军被迫撤离长安，此后屡次失利，最终以黄巢壮烈牺牲告一段落。尽管如此，唐朝的根基已被撼动，气数已尽。

接下来就是频繁的改朝换代，在重新大一统、重新繁荣富强之前，一段更加黑暗的时期来临了。

毋庸讳言，这也是冒险家投机者虐待狂野心家强兵悍将妖魔鬼怪的乐园。

后梁：三任皇帝，子杀父，弟弑兄，共在位十六年

朱温，一个以投降叛变起家的野心家，成为这一乐园的第一个魔王。

朱温曾参加黄巢义军，“大齐”政权在长安建立时，他在同州（今陕西大荔）镇守。不久，起义军失利，朱温马上见风使舵，投降敌将王重荣，返过头来镇压自己以前的同僚。后来，他与沙陀贵族李克用等成为唐军主力，并在战乱中浑水摸鱼，势力不断壮大。等农民起义失败后，朱温已成为汴宋节度使，不仅坐镇一方，而且与河东节度使李克用、凤翔节度使李茂贞，并立为黄河流域最大的割据势力。

历史常常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演变，此时的朱温因降唐而被赐名“全忠”，这显然是一项很大的荣誉（比现在冠一个荣誉公民的称号要光荣得多）。朱温貌似无比高兴地接受了。他内心想什么，谁也不知道。

经过暴风骤雨摧残的唐廷已奄奄一息，剩下的便是任人宰割。各方军事势力跃跃欲试，均想逐鹿问鼎，扬名立万。他们像贪婪的狼一样，潜藏着，时刻等待着最好的机会，伺机而动。

公元 888 年，一个吉祥的数字，却是唐僖宗一命呜呼的日子。其弟李晔即位，是谓昭宗。契机来了！自古以来，皇位的新旧更替便常常是阴谋家大显身手的好时候。李茂贞首先沉不住气，迫不及待地将李晔劫持到凤翔，打算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，然后再做自己的皇帝大梦。殊不料，李茂贞前脚还未站稳，朱温（全忠）后脚已经跟到，并理直气壮地大骂李茂贞不忠不孝，其“全忠”名在此时得到酣畅淋漓的发挥。李茂贞当然不服气，反而大骂朱温。一个城上，一个城下，骂之不绝，遂而交战。唐朝末年最后一次具有巨大代表性的战争便展开了，双方的脸上还或多或少地蒙着一层道德的面纱。

战争的结果以武力而定。李茂贞失败后被迫交出昭宗，朱温凯旋返回洛阳。这种事实本身便昭示着一个完全以武力定胜负的时代的到来。

公元 904 年，朱温派人杀死傀儡皇帝昭宗，矫诏扶立年仅十三岁的哀帝李柷。三年后，朱温彻底撕去“全忠”的面纱，将唐朝最后一个皇帝赶下台去。公元 907 年，朱温称帝，改名晁，改元开平，国号梁。从此，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。

朱温称帝前后，倒也有一些功绩。《旧五代史》讲：“梁祖之开国也，属黄巢大乱之余，外严烽候，内辟蒿莱，厉以耕桑，薄其租赋，士随则苦战，

民则乐输，二纪之间，俄成霸业。”然而，朱温生性残暴，滥行杀戮，骄淫腐化，丧伦败理，注定不会有好的下场。

他曾下令：如果有将校在战争中被杀或逃走，他所率的全部兵士都要被斩杀；这就是有名的“跋队斩”。由于这个规定，士卒有失去主将的，多逃匿不敢回去。朱温便另想一法，命令只要是军士，均在脸上印上军号，这样，如发现民间有藏匿者，不仅将逃兵处死，而且包庇者也会受牵连。

对自己的军士尚且如此，对敌兵则更为残酷。

一次，朱温在钜野南战败割据郟州的朱宣，返马回营。路途之中，突然间狂风大作，飞沙走石，在乌云蔽天之中似隐有鬼哭狼嚎之声，军士无不颤栗，以为冤魂阻道，心中忐忑。而此时的朱温却狂性大发，发狠地吼道：“此乃杀人尚少，可将所获俘虏全部处死！”刹那之间，人喊马嘶，阴天黑地，血流成河，其状惨不忍睹。

朱温是一位“马上皇帝”，对战争有一种特殊的嗜好，往往亲率大军，征战南北。随着战争不断，朱温手上沾满了鲜血。攻城掠地不过是家常便饭，杀人如麻已成为理所当然。越来越多的鲜血换不来朱温一丝半点的怜悯，此时的皇帝便是邪恶的化身。

最残忍的还是攻城后，“无问老幼尽杀之，流血盈城”。

朱温的血液里流着杀人的毒液，只要他活着，就会诛戮不止。不仅杀敌人，功臣宿将也要杀。只要他愿意，只要他不高兴，他就会毫无顾忌地一意孤行。于是，穷苦百姓害怕他，兵卒将帅害怕他，久而久之，他的亲生儿子也害怕了他。这首先应从朱温的伦理丧尽说起。

与残酷暴戾并存的，是朱温的骄淫无耻。这一介武夫虽当上了皇帝，然而根本不去理会什么礼义廉耻。相反，他利用更大的权力，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。宫中的众多美女满足不了他的淫欲，于是他把目光投向周围的功臣大将。有一年，朱温在一位功臣的府第避暑，竟然丝毫不顾忌自己的尊荣与身份，奸淫其家妇女殆尽。更可耻更令人发指的是，不知从何时起，朱温的目光开始转向自己的儿媳……

因为朱温是父亲，所以他可以堂而皇之地以生病等种种理由，宣儿媳入宫侍候。等儿媳入内后，等待她们的是奸淫与羞辱。时间一长，朱温的儿子们岂有不知之理，可叹的是，在这样一个邪恶的环境下，朱温的儿子们比他们的老子更不知羞耻。老子需要的是满足兽欲，而儿子们需要的是更大的权

力。这样一来，儿子不仅不以己妻被奸为耻，反而引以为荣。郢王友珪之妻张氏，博王友文之妻王氏，先后成为二王邀宠、争权的工具。而且，这令人难以置信的行为正在云诡波谲的政坛兴风作浪，一决雌雄。

几番较量后，友文之妻王氏因为天生丽质、善解风情占尽上风，获得朱温专宠。友文也因此受到朱温青睐，命为东都留守，并打算立其为皇帝继承人。这自然引起其他王子的嫉妒和愤怒——友文不过一养子耳，何以如此重用！反置亲生儿子于不顾！这当中，友珪是最有情绪的一位。他不仅恨友文，也怨恨父亲。当然，这种情绪被深深地隐藏起来。

后来，朱温病重，继承皇权的争夺战更加激烈，成为众人生死攸关的大事。

五月的一天，友文的妻子王氏想尽办法得到朱温的承诺：“你不要担心，朕百年以后，把皇位传给你夫友文不就行了？”

“真的？”王氏精神一振，赶紧追问，“您跟我开玩笑吗？”

“君无戏言。我现在传国宝与你，你可以马上去东都，召友文前来。”

王氏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，匆匆离去。

王氏高兴得太早了，没提防还有一双怨毒的眼睛始终在背后盯着。那是友珪之妻张氏的眼睛。自从失宠之后，张氏把主要精力用在偷窥宫情之上。偏巧这次耳闻目睹了朱温与王氏的种种情形，赶忙回去告知友珪。友珪听了，又惊又怒又害怕。因为他知道，倘若友文夫妇得志，自己必遭毒手，死无葬身之地。他急忙召集手下商量，有人便说：“事急计生，何不改图，时不可失！”就是怂恿他伺机篡位。友珪听后，默不作声，不知不觉已攥紧了双拳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风声越来越紧。友珪主意尚未定，而朱温、友文却是越逼越急。不久，诏令下，命朱友珪出为莱州刺史，实为贬谪。当时，受贬谪者往往中途赐死。朱友珪更加恐惧。最后，他干脆牙一咬，心一横，随便找了一件下人的衣服，悄悄地来到左龙虎军，与军队的首领密谋造反……

几天后的一个深夜，朱温尚在睡梦中，忽听得大声喧哗，慌忙披衣而起。这时，友珪已率兵进入寝殿。朱温心知变乱，惊问：“什么人造反？”友珪向前一步，举剑大喊：“我！”朱温见是儿子，大怒，痛加训斥：“你还是不是我的儿子？”友珪也不多说，手起剑落：“老贼当碎尸万段。”

五代十国第一位皇帝就这样死于非命。

朱温之死，并没有给这个残酷的世界带来任何福音。事实是，一切仍在



继续，或者说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朱友珪杀死父亲后，嫁祸于博王友文，矫诏称：“博王友文谋逆，害死先帝，现今均王友贞杀死友文。”没几天，友文死。

朱友珪当上皇帝后，荒淫无度，引得内外愤怒，再加上其根基不稳，难以服众。朱温的另外一位儿子均王友贞乘机谋事，先用钱买通握有军权的杨师厚，而后反间龙骧军士驱逐弑父窃国之贼。计谋得逞后，朱友珪自杀身亡，朱友贞成为新的皇帝。

内部的互相残杀，必然使梁朝国力日衰。与此同时，太原晋王的实力一天天壮大，李克用、李存勖父子以强悍的武力不断击败梁军，大有取而代之之势。

后唐：四任皇帝，兵变不断，共在位十三年

李克用、李存勖父子，本是沙陀人。沙陀部出自西突厥，唐末居代北神武川（今山西省应县、朔县一带），唐中和元年（881），僖宗召克用镇压黄巢义军。李克用不辱使命，与朱温一起平定黄巢，被任命为检校司空、河东节度使，治太原。乾宁二年（895），晋爵晋王，朱温代唐以后，李克用仍自视唐臣，与后梁军队不断攻杀。公元908年正月，李克用病死，李存勖即位为晋王。

存勖文武全才，为人称道。唐昭宗李晔曾由衷地夸耀：“此子可亚其父”，因而得号李亚子。李克用也对儿子寄托了无比的厚望，临死前他召见弟弟振武节度使李克宁以及监军张承业、大将李存璋等人，告诉他们：“存勖志气远大，可以继承吾业，你们应尽心辅佐。”此后，李存勖的即位便相当顺利，尽管军中以存勖年少，多窃议者，李存勖因此想把晋王的位子让给叔父，但李克宁不忘家兄遗嘱，全力扶持，成为拥立存勖的头号功臣。

谁知，存勖即位不久，京城里开始风吹草动。李克宁出尔反尔，竟欲谋反作乱，其缘由来自于李克用的假子。

“假子”的说法，起源于唐朝末年。当时，宦官典兵掌权者多养军中壮士为子以自强，诸将仿效，一直延续到五代。李克用生前也多养军中壮士为子，宠遇如同自己亲生儿子。这些假子有许多掌握着兵权，见到存勖即位后便怏怏不乐，特别是李存颢诡计多端，意图推翻存勖。他自己势力比较单薄，于是巧言利诱，使李克宁一百八十度大转弯。他们密谋的结果是：奉克宁为节度使，将存勖和他母亲曹氏以及并、汾九州献给朱温，以此作为梁之藩属的

条件。其计谋不可谓不毒。

幸亏太原人史敬镕秘密告知存勳，这就意味着李存勳必须先下手为强。又是一场鸿门宴。当李克宁、李存颢应邀来到晋王府时，李存勳流涕数落克宁：“儿郎向以军府让叔父，叔父不取。今事已定，奈何复为此谋，忍以吾母子遗仇讎乎！”李克宁赶忙分辩：“此皆谗人交构，夫复何言！”但李存勳怎肯相信，挥手之间，伏兵四起，刀砍斧劈之下，克宁、存颢血肉横飞，内患被除。

李存勳却不敢丝毫放松，只因外患更加可怕，边界潞州晋梁之战的成败直接影响其王位的安稳。

在晋军处于劣势的情形下，作为统帅的李存勳稳住心神，虽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。他大阅士卒，鼓舞士气，亲率诸军出征，然后神不知鬼不觉抵达潞州，出奇兵制胜。此一役，梁军死伤将士达万人之多，丢弃的器械堆积如山。晋军大胜，李存勳声威大振。

李存勳得胜回归晋阳后，开始整顿军队，治理州府。他命州县推荐贤才，罢黜贪残，宽租薄赋，抚慰孤穷，伸冤解滥，严禁奸盗，由此境内逐渐大治。又经过几次大战，晋的势力后来居上，逾越梁朝。

除了与梁作战外，李存勳还率大军攻占幽（今北京）、魏（今河北大名山）等州，取得河北，杀死自称大燕皇帝的刘守光，击退契丹的入侵。在武力与厮杀中，李存勳功成名就，足以傲视中原。于是在龙德三年（923）四月称帝于魏州，是谓庄宗，改元同光，国号唐，史称后唐。十月，后唐庄宗李存勳率军攻入开封，梁末帝朱友贞命控鹤都将皇甫麟将自己杀死，皇甫随后自杀，后梁亡。十二月，李存勳迁都洛阳。

自从灭梁之后，唐庄宗以为基业已成，可以高枕无忧了，便日渐骄淫，朝政日败。庄宗喜欢打猎，于是整日在外，前呼后拥四处驰骋，民田多有践踏，百姓敢怒不敢言。庄宗喜欢音律，于是伶人得宠；喜欢享乐，于是专擅服侍的宦竖成为亲近。

伶宦的主要任务是想方设法为庄宗行乐提供方便。唐庄宗喜欢听民间粗鄙细事，伶宦便四处采访，回宫后添油加醋地演说，为其更加荒淫提供作料。唐庄宗喜欢女色，采集宫女便成为伶宦的一大要事。同光三年（925）三月，宦官欲广增宫女以取宠信，诈言洛阳宫中空房太多，所以夜里常有鬼怪出现。庄宗听其建议，令宦者王允平、伶人景进广采民间女子，三千女子被抓，以

牛车陆续载往京城。伶宦还不切实际地怂恿唐庄宗的荒唐心理。唐庄宗因苦于溽暑难熬，宫中找不到凉快，当时也没有空调，他感到很不高兴。宦者乘机进言：“臣见长安盛时，大明、兴庆宫楼数以百计。今日皇上竟无避暑之所，宫殿还不如当时公卿的第舍。”此话正击中庄宗痛处，于是不顾当时两河水旱、军食不允的国情，马上令官苑使王允平别建一楼以清暑。大臣郭崇韬进谏，庄宗就好像没听见，“日役万人，所费巨万”。当国民处于水深火热之时，伶宦却因此更受宠信。

亲小人，自然远贤良，功臣宿将多被疏远。而小人得势后，为所欲为，祸患深远。他们利用各种机会谋取钱财，可谓无孔不入。下至百姓，上至大臣，近起京官，远至藩镇，其脏手越伸越长，不管是否祸国殃民，是否丧尽天理，只要对自己有利，他们什么都干。

前车之鉴本来不可不察，毁灭不久的大唐便是因宦竖专权而最终走向灭亡。但后唐庄宗却不理睬这些，因为他的眼光被荒淫蒙蔽了，而伶宦之为害本身就是皇帝纵乐的副产品。既如此，唐庄宗对伶宦的恶行不仅不闻不问，而且更加纵容。他害怕大臣夺权、藩镇闹事，于是复用宦官干预政事，并依晚唐旧事，重新设置诸道监军。

伶宦得逞后，更加兴风作浪，今天诽谤这位大臣，明日谗言那位官员，专以告黑状为其能事。而庄宗以伶宦为心腹，因谗受害者越来越多。在恐慌与不安中，逆谋之心渐渐滋长。

历史对任何人都是公正的，唐庄宗正一步步迈向深渊，而他却似乎毫无所知，更加荒淫放纵。

不知不觉中，唐庄宗已失去人心，走上众叛亲离的道路。

公元925年八月，唐庄宗命长子李继岌、谋臣郭崇韬，率兵六万讨伐蜀国。前蜀主王衍荒淫无道，人心崩离。后唐军自洛阳发兵，只用七十天就攻入成都。蜀主王衍率百官投降，前蜀灭亡。

战争的胜利对唐庄宗来说本是极大的好事，然而，只要有伶宦插手，好事也会变成祸患的根源。

问题似乎出在郭崇韬身上。在这场战役中，郭崇韬以及先锋将李绍琛立下汗马功劳，理应重赏。然而，郭崇韬向来与宦官不和，曾说过：“对于宦官，应尽去之，只用七人。”被宦官得知，遂恨之入骨。此次郭崇韬虽胜，而宦竖却在唐庄宗耳边不停地诋毁崇韬，说其破蜀后将珍玩宝货尽皆私自收留，

且骄横跋扈，有谋反之意。唐庄宗听后大怒，欲下令杀崇韬。但崇韬乃朝廷第一重臣，且拥兵在外，只因传闻擅自诛杀，其利弊所在亦不得不令庄宗犹豫。皇后刘氏却忍不住了，这位有名的蓄财守财迷，一听说郭崇韬竟敢私自聚财，早怒得丈二火起，马上使杀掉崇韬成为事实。

不久，郭崇韬在西川被李继岌所杀。而后，与之有牵连的保大节度使王存义、义成节度使朱友谦及其二子（武信节度使朱令德、忠武节度使朱令愬）先后被杀。朱友谦旧将史武等七人，当时正任刺史，也都被全族诛斩。同时，成德节度使兼中书令李嗣源也受到怀疑，几不自保。一时间，朝野上下人心惶惶，一场大乱就要爆发。

谣言四起。

“郭崇韬杀死李继岌，在蜀称王。所以要灭其全族。”

“皇帝已经下令，凡是曾在郭崇韬手下办过事的将官，全要诛杀。”

“皇后因为儿子继岌被杀，所以怨恨皇帝，现在把皇帝也杀了，要自己当女皇。”

……

什么荒唐的言论都有。然而，不管怎么荒唐，军中的士卒总要相信几成，政局的混乱也迫使他们不得不相信。而骄兵挟将、悍将叛主也是这个时代的常事。

这不，魏博士卒皇甫晖刚刚赌博完毕，大输特输，心中愤愤不平。正好身边一群士卒窃窃私语，谈论政权如何混乱、吾辈如何自处等言。皇甫晖借着满腔怨恨，突然喊道：“难道在此等死不成？”士卒们纷纷诧异地看着他。皇甫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召集众人道：“如今天下大乱，正是我辈谋求富贵的好时候。以我魏博兵力，何事不成！”魏博士卒向来强悍难制，早有反叛之意。经皇甫晖轻轻一拨动，便如火引干柴般燃烧起来。顿时群情振奋，鼓噪着去见魏博指挥使，偏巧指挥使不识抬举，不仅不从，且大声呵斥。皇甫晖听得烦了，抢步上前，手起刀落，将其尸首分家。满地的鲜血刺激了这些悍卒。他们又推举一名小校做首领，小校不从，乱刀齐下、顿成肉酱。效节指挥使赵在礼闻听兵变，衣不及带，想要跳墙逃跑。被皇甫晖追到，一把拉下，并把已杀的两个头颅扔在赵在礼面前，胁迫他反叛。赵在礼活命要紧，不得已乖乖就范，成为乱军元帅。而后，乱军焚掠贝州，南趋临清、永济、馆陶，一路烧杀，攻占邺州。



唐庄宗派李绍荣前去招抚，招抚不成，于是交战，可惜交战也不利，反而多有损伤，只好退往澶州。

与此同时，与郭崇韬一起入蜀的李绍琛也举起反旗。在郭崇韬、朱友谦父子等相继被杀后，他召集军中诸将，说道：“国家南取大梁，西定巴蜀，都是郭公的谋略和我等战功。至于去逆效顺，与国家犄角而破梁的，则是朱公友谦。现在朱、郭皆无罪而被全家抄斩，归朝之后，祸患就该轮到我了，这真是冤枉呀，天理何在！”

李绍琛这一番表态，反叛之意已呼之欲出，而其部将多是朱友谦的旧部，听着听着，也忍不住哭道：“西平王（即朱友谦）何罪，阖门屠脍！我们回归后也必然被诛杀，我们绝不东行。”

上下如此齐心，反叛成了极其自然的事。于是，李绍琛自称西川节度使，率军西还，并且招谕蜀人，三天内聚众达五万之众。

兵变之火已经熊熊燃起，遂一发而不可收拾。尽管在李继岌与新任西川节度使孟知祥的追杀下，李绍琛被擒被杀，但孟知祥并不感到轻松。他曾问被擒的李绍琛：“公已拥有节旄，又有平蜀大功，何患不富贵，何苦反叛被擒而入此槛车？”李绍琛坦然地回答：“郭侍中（郭崇韬）为佐命第一功臣，兵不血刃攻取西川，却只落得无罪族诛的结果。郭公尚且如此，我又如何自保！今日杀我，明日恐怕就是你们了。”孟知祥默然无语。

黑暗的统治使统兵将领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去留，无论什么朝代，如果到了这个分上，那么土崩瓦解之日也就为时不远了。

而直接迫在眉睫的是，河朔的叛乱正在蓬勃发展。自从赵在礼叛乱后，河朔诸州县紧跟着纷纷叛乱。唐庄宗意欲亲征，又恐京师作乱，失其根本。然而由于不断罢黜贤良，在此用人之际，偌大的朝廷竞选不出一个合适的人选。到后来，迫不得已任用已被疑忌的李嗣源。

李嗣源乃是李克用的养子，作战勇武果决，屡立战功，官至太尉、番汉总管。尽管李嗣源忠心耿耿，为功勋旧臣，但唐庄宗刚强好胜，不欲权在臣下，特别是入洛以后，信伶宦之谏，功高位重的李嗣源便处于危疑之地。此次实在是不得已而用之。

公元926年春，李嗣源率军抵达邺州城西，准备攻城。不料就要攻城的前夜，军中突然大噪。从马直军士张破败率众作乱，杀都将，焚营舍，进逼中军。

李嗣源出营叱问：“你们想干什么？”

乱军们理直气壮地回答：“将士们跟随主上十年，百战之后才获天下。今主上弃恩任威，贝州戍卒思归，主上不赦，而且扬言‘克城之后，当尽坑魏博军士’。近日从马直只有几个当兵的喧哗，主上便打算将从马直将士全数杀死。我辈本无反叛之意，只不过怕死罢了。现在大家商量后，想要与邺城中将士合势退诸道之兵，让唐主称帝河南，而您可称帝河北，做军民之主。”一句话，就是要拥立李嗣源造反。

李嗣源涕泣劝阻，众人不听，嗣源又想离开此地，众人纷纷亮出兵刃，将他团团围住，又是一起骄兵挟将的变乱。当李嗣源被簇拥着进入邺城，与赵在礼合兵一处后，声势更盛。

直到此时，李嗣源仍然不想反叛，他借收聚散兵为由，与李绍真等人出城。此后，接连遣使上章申辩，均被李绍荣所阻未达京城。李嗣源不见圣旨颁来，心中十分疑惧。他的女婿石敬瑭便说：“事成于果决而败于犹豫，从没有上将与叛卒同入贼城，而他日得保无恙的。大梁为天下要地，敬瑭愿率三百骑先往取之，如侥幸取得，公宜引大军疾进，这样可得以保全。”

事已至此，也只能如此了，李嗣源默默点头。不久，他命安重海移檄会兵，麾师汴梁。

眼看着大乱已起，祸变丛生，社稷危在旦夕，而唐庄宗、刘皇后却仍然吝财自守。当时仓储不足，士卒不能保其家室，变乱之心渐起。宰相上奏，请求从皇家内库里拨出钱财，以争取人心。唐庄宗思虑再三，欲忍痛割爱，而刘皇后却出来干涉，摆出一副铁公鸡的姿态，说道：“我夫妇二人君临万国，虽靠武功，却也是由于天命所属，命既在天，人又怎能奈何我！”

原来，刘氏崇信佛教，喜念“阿弥陀佛”。她出身寒微，等富贵后，专以蓄财为乐。等到成为皇后，四方贡献皆分为二，一上天子，一入中宫。刘皇后因此聚敛了无数珍宝，但很奇怪，这么多的珍宝改不了她的吝啬之性，她只是将钱财用以写佛经、施尼师而已。而今百姓苦难，民不聊生，她却丝毫没有半点大慈大悲的菩萨心肠，其信奉佛教的程度不免令人怀疑。

紧接着，当宰相们在便殿继续讨论此事时，刘皇后于屏风后侧耳倾听。不一会儿，她领着三个皇幼子出来，手上拿着妆具及三个银盆，对宰相说：“人们都说宫中积蓄多，可惜四方贡献随以给赐，剩下的就这些了，请拿去供应军队。”而后冷冰冰地扫视着众人。宰相再不敢言语，惶惶而退。